

女人們翻身的故事



被解放了的婦女

海燕小叢書

海燕小叢書第一種

被解放了的婦女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

著 者 顏 華 等 做

編 輯 者 海 燕 社

發 行 人 蕭 萍

發 行 者 民 主 書 屋

定價每冊三百五十元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海 燕 小 叢 書

我們想在這大時代裏做些小工作，這樣，就計劃了這套小叢書。目的是爲了要使文化園地內多一些建設的力量。

我們決心要出版些對大眾有所裨益的讀物，尤其是在大眾化這一點上，是預備下一番努力的。我們這叢書雖則並不標榜着「第一流」而來號召讀者，但我們相信，在內容上決能夠做到不欺騙讀者。

現在確是一個艱苦的時代，尤其是文化工作，時時刻刻會遭到暴風雨的摧殘。但是我們決不會退却，面臨着這個偉大的時代，應該對這時代的發展盡一些力，在此，希望能夠和一切民主的友人攜起手來，一起去爭取民主幸福的新中國！

第一批（四冊）

目錄

即將陸續出版！敬希讀者注意！

被解放了的婦女

顏華做

韜奮與羊棗

林庚做

死去了的人民作家

殷紅做

結婚·家庭 托兒所

洋洋做

目次

你瞧！女人們翻身了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
女人不再受苦一輩子。這一下子男女可真正平等了（老婆當主席時）

女縣長孫蘭……………（生二）

清華大學出身。由智識份子蛻變到人民的領導者。為了聖誕老人。

到民主……………（十七）

不封建。不小。脾氣。時代是進步了。爸爸你不……

降生時的母親……………

崇老六六七十歲。革命二十多年。現在在辦托兒所。這叫……

一個孩子是怎樣生長起來的……………

大姐姐是從小姑娘變成。跟小哥哥學習。爲了革命忍受一切困苦。

你瞧！女人們翻身了！

一 王莊被解放了

王莊是五分區淮安縣嘉樹區的一個大莊，政權未改造以前叫博里鄉，在淮安東面七十五華里，全莊共分四個小村，南面的叫前王村、北面的叫後王村、東面是東王村，中間有個小集鎮叫小王集，全莊一共二百〇七戶人家，祇有一家二頃地的地主，三家富農，餘下全是中貧農，地主富農多住在前王村，小王集二流子頂多，祇有後王村和東王村全是中貧農。過去日寇據點車橋（一九四四年春才解放），到王莊祇有十幾里路，因此，王莊是邊區，常受敵人威脅。當時莊上有農會會員六十多人，有武器的民兵三十多人，也減過租，但政權還沒有改造，鄉長是三個較落後的中農，互助組也組織過，沒多時又垮掉了，可以說除了婦女工作以外，各種工作都有，但又不很活躍。婦女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才開始。莊上婦女全是笑腳，栽秧割麥行行都來，比淮安北鄉的男人還能苦。年成好的時候，有些貧農春天吃兩頓粥，少數人家沒得吃的，一般人家可以過，婦女除種田以外，平時也紡紗拾草，貼補家用。

二 女人不是人嗎

一九四五年三月，上級決定在民主運動中組織羣衆團體，并把嘉樹區訂爲中心工作區，當時派了三個人去，兩個男同志和我自己，我的任務是組織婦救會，我是淮安人，說話穿衣全和她們一式。一到王莊，先找農會幹部一問：莊上有多少婦女，那個頂正派，那個騷裏騷氣，婦女有什麼苦處，頂相信什麼人。調查中知道莊上從來沒有提過婦女工作，農會幹部也把婦救會當作是二流子才參加的會，因此他們拿莊上一個女二流子開頑笑地叫她做「婦女會長」，這個「會長」是小王集跑碼頭的王澄之從江南帶來的，一到家，就把王澄之的大老婆趕走了。平時，逢人就搭訕，一下子就崩上了，因此村上婦女一聽到婦女會就討厭。但是因爲王澄之很早就在我區署工作，也不好怎麼樣她。調查後，我頭一天就到一家還算規矩的婦女家裏去訪問，一走進門，他家老奶奶就把臉一掛，冷冷的說：

「你來做什麼啊？我們種田人家，比不得你們玩玩也有飯吃，我家媳婦要做生活，沒得閒功夫陪你們玩。」

我正想解釋，她就搶着說：「走吧走吧！我家不去。」我只好走出大門，等我走了幾丈遠，他還在哇啦哇啦罵：「妖裏妖怪的，有什麼好事？」我氣的睡了半天，想想這樣也不是事，過幾天會報工作，拿什麼話說？第二天一早，看見許多婦女拐着籃子拾草，我想拾草的全是年青的窮苦婦女，容易接近，因此就跟她們一塊下田，一面幫她們挖小蒜拾扒根草，一

「世上頂苦要算我們婦女，一生下來，父母就不歡喜，總說：『生個登鍋門陪錢貨』，有的一生下來就扼死了，有的往旁邊一丟，死就死不在乎，生個男的，乖乖！鑼竹放的咻咻響。女的到了十幾歲，就要到人家做媳婦，下田在前頭，吃喝沒得你，小桌邊子吃口飯，說話不算數，一根針也要向丈夫要，那裏像個人？」當時有兩個婦女說：

「話是不錯啊！有什麼法子？」我又乘勢說：

「要是有了婦女會，能紡紗識字說理，自己有了本事，丈夫也就不敢打了。自己有點錢，也就活得了。」這時有幾個婦女相信，有幾個還是不開口，如此跟她們下田四回找到了五個積極份子，在村上又找到一個，一共六個，全是貧農家青年婦女，把這六個人翻來覆去教育了好幾遍，再叫她們去教育別人，過了兩天，後王村就有了三十多婦女贊成，開頭就先成立了一個婦女組。為什麼這麼多人祇編一個組呢？因為婦女怕出頭，開始組分得多沒得人肯當組長，先選一個看看沒反映再選，選好後大家全願意，因此第二天就分成四組，選了四個組長，一個中農三個貧農，一個嫂子三個閨娘，當場就討論識字、紡紗的事情，後王村本來有十幾架紡車，經過動員，各自回家又打了二十多架，又各自買了一斤棉花，天天晚上就嗚嗚的紡起來。每天下午一時到二時，就召集教字，教的字全是她們日常用到的，比方「拾草好

燒鍋」，「紡紗有衣穿」等，她們要求唱小調，也教她們新小調。這時候，有一個婦女因為參加婦女會被丈夫打了一頓，就到婦女會告狀，婦女會馬上把他找來說理，他自己在地方上也參加工作，怕批評，當場就認了錯誤：

「下回再也不動手了。」這一消息被東王村婦女聽到了，她們自動集了二十多人也來請我去開會成立婦女會并學識字，這時，我一面到東王村幫助她們成立了兩個組，同時動員後王村婦女幹部和家庭說好到前王村去幫助組織，這一來，東村組織好兩個組，前村一時也組織了兩個組，小王集做生意的多，也組織了一個組，這時一共入會的有了一百七十多人，正巧前村這時也有一個丈夫打老婆的事發生，老婆也到婦救會報告，婦救會馬上又召開了說理會，許多婦女氣壯壯的說：

「女人不是人？說動手就動手？今朝不認錯就不行，女人還能受苦一輩子嗎？」

她丈夫說：「誤活不打嗎？」婦女氣更上來了，一條聲的說：

「一家人不好說嗎？識字不算誤活，你能打女人，你有錯，女人也好打你？——他還是不認錯說：

的糾紛一解決，婦救會威信大大提高，農會的人說：「這下子不能動手動腳的了！」

婦女說：「女人這回也能算個人！」

這時，就提出正式成立婦救會，並說明當婦救會委員的資格，藉此教育大家，於是各組都開會，提出候選人，當選的條件是一要正派，二要關心婦女苦楚，三要工作出力，這一宣傳，老奶奶也說：

「正派人辦事沒事，媳婦能管好！」男男女女全曉得婦救會是教人正派幹活解除婦女苦楚的。一共提出九個候選人，選舉的那天，到了二百多婦女，討論紡紗識字等工作，結果五個人當選委員，四個貧農一個中農，在上海做過紗廠女工的陳淑英當會長。江南跟來的女二流子也到會，看見她沒有被選上大哭起來說：

「這下子叫我把臉往那塊放？」大家怕她難為情，就算她個副會長，後來她光鬧意見，說幹部看不起她，欺她外頭人，結果婦女就自動不睬她把她的丟了。陳淑英是個貧農，有五個小孩子，人很正派能幹，村上人全看得起，她到那家不打招呼直往裏走沒人敢說閒話，從此天天下午識字，晚上紡紗，日裏拾草，紡了紗上集換布，忙時在田裏息下來用棒子在土上寫字，回家桌上，櫃上，櫃上全是寫的字，姑娘認會了教嫂子，女兒認會了教媽媽，三個月以後，三十六個婦女，頂多的識到五百多字，頂少的也識三百多，紡紗車一共有四五十架，紡

的紗全區得第一，當時因為要團結老奶奶，就組織了一個老人指導團，有什麼工作比方下田紡紗，全請她們發表意見指導，她們也很高興，王莊的老奶奶有九個人參加。

三 這下子男女可真正平等了

王莊婦救會成立了半個多月，民主運動開始進行，這回，村幹部曉得婦女有力量，事先就和婦救會共同商量動員婦女參加，第一步先宣傳「選好人辦事，婦女不吃虧」，「男女平等，婦女也有權」；第二步就宣佈公民資格，第三步在全村開大會審查公民權，第四步按保甲分男女組個別審查。審查中，許多婦女偷過東西的，不正經的，打過媳婦的全坦白出來要求給她公民權，有一個六十三歲的老奶奶跑到婦救會長家裏說：

「會長！我年紀大了不識時，有點小錯請大家寬待寬待，不能把我不當人噢。」全村一共提了十二個候選人。地主富農貧農全公開活動競選，地主私下說：

「選上窮人當村長，我們要吃虧！」貧農也說：

「選到地主當村長，窮人一輩子不能翻身，減租也減不成！」

選舉的一天，正巧陰天，到選舉場去要過一條小木橋，婦女們老老少小牽牽拉拉走過小橋，到了二百一十多人，男的也到二百多。婦女不斷的唱歌喊口號，主席一個一個介紹候選

人，候選人一個一個上台競選，介紹到第七個是地主兒子王佩仁，他說：

「大家要是選我當村長，沒吃沒穿由我負責！」婦女一聽，氣上來了，陳淑英馬上站起來說：

「沒臉的！你有什麼資格當村長，你老子過去當鄉長，我們窮人吃的苦輕嗎？」王德亮媽媽也指着王佩仁說：

「你祖上做的『榮光』事多哩？村上女人被糟蹋的還不曉得多少？」下面婦女中議論：「選你當村長除非瞎了眼睛珠子！」口號也喊起來了，「不選壞人當村長呀！」王佩仁被駁的臉紅得沒處放，卅多個富農、地主、胆小的中貧農本來約好選他的，一看風頭不對，也不選他了，結果王佩仁就落了選，七個行政委員，女的佔二個（一個中農一個貧農），村長是個貧農，經過這次選舉，婦女都說：「這下子男女真平等了。」說婦救會壞話的人也簡直沒有了。

四 大家來扭秧歌

四月裏，全區在王莊實驗小學開村幹部會議，討論着辦村學，王莊和博理莊都有婦女參加，休息的時候，王莊婦女拉博理莊婦女唱歌，博理莊婦女不會，王莊婦女一連唱了幾個新

小調，博里莊婦女不服氣，晚上回去集了四十多人，請縣委機關女同志教歌，女同志就教她們秧歌舞，學到半夜還不肯走，回去睡在牀上還哼，第二天一早又走攏來學，王莊婦女聽說博里莊會秧歌，也連夜請區署女同志教，第二次王莊又開全區農會婦女會成立大會并選舉英雄模範，王莊和博里莊婦女神氣活現的來參加了，博里莊以爲王莊不會，化了裝扭來扭去，那曉得王莊婦女也化裝扭出來了，區裏幹部很羨慕，直看見她們扭過來扭過去，但是，結果王莊又把博里莊壓下去了，因爲在比賽識字紡紗的時候，王莊得了第一，一個小姑娘神氣活現的在黑板上寫字，博里莊不會，紡紗又是王莊紡的又細又快，得了許多毛巾，手帕，鋼筆的獎品，選舉三個模範家庭，又全在王莊，這三個模範家庭全是貧農，三家人個個在會，個個工作積極，正派，威信高，會後王莊婦女情緒更高了。博里莊婦女紡紗識字也有，不過比王莊差一點，回去後上級鼓勵了她們一番，也很努力。沒有多時，縣裏召開全縣活動份子大會，休息的時候，王莊和博里莊婦女秧歌隊，扭過來扭過去，全縣幹部看了大吃一驚，都說道：「這莊婦女爲什麼這麼活躍呢？」會後，就組織了參觀隊去參觀，一走進莊，婦女兒童四個秧歌隊迎出莊來，走進各家一看，家家掛着識字處處貼本子的字，比方桌上就貼的一桌

是幹部老婆妹妹帶頭的，有的地方則犯了官僚主義毛病，用行政力量命令組織，不肯來的還罰燈油，紙頭，木盒槍，旁的地區本來沒有做過婦女工作，這一來反映可多啦！有的說：

「一天到晚唱戲，他又不給飯吃」有的說又不當婊子一天到晚舞呀唱的，王莊幹部也受了壞作風影響，有一家不肯讓女兒加入婦救會，婦救就鬥他一傢伙，罰了他家幾斤燈油，幾十張紙頭還有二三十塊手帕，結果那個姑娘也勉強參加了。各處反映正在擴大，幸虧上級發覺，及時指示糾正，這樣各區都改變方針辦起識字和其他生產工作，過了幾個月，工作才開展起來，壞的反映少了。全縣有一百多婦女秧歌隊，四個婦女劇團，七十八個團員，王莊也有六個人參加，過年的時候，到各區做戲，羣衆很歡迎，六月裏全縣辦了一個八十多人的訓練班，各村都有人參加，一個月以後仍回本地工作，婦女工作就更加深入些了。

婦女工作開展後，各地有什麼工作，婦女全配合，過年的時候，農會民兵婦救都募集糧食，麵條子，菜，送給抗屬，婦女就用秧歌隊打鑼打鼓送上門，有的抗屬不好意思的說：「這能過意嗎？」農忙的時候，婦女也組織互助組參加割麥，並幫助抗屬收割，不要工錢。到了十月，打淮安城時，各區婦女有一百多人給傷兵洗衣服洗了二十多天，一個錢也不要，又組織秧歌隊慰勞傷兵，盩縣做了一萬多雙布鞋送給戰士，全是婦女自己本錢。淮城打下來，她們高興得不得了。

五 闖家歡

王莊的三個全區模範家庭：第一個是王坤，家裏有五畝田，夫妻兩個五個小孩七口子生活，王坤是農會會長，女兒參加秧歌隊，老婆陳淑英是婦救會會長，一家子有什麼工作全出力，沒有一次落在人後，有一次他們妻夫兩個一塊開會，陳淑英當主席，王坤不開口，人家問他：「你爲什麼不則聲？」王坤說：

「我老婆當主席，我直行不好意思向她報告。」她女兒動不動拉住了王坤歡迎陳淑英唱歌，王坤說：「我同意呀！」她女兒又說：「我們家選一個組長吧！」陳淑英說：

「好呀！就選你當組長！」第二天她媽媽叫她去拾草，她說：「我是組長，怎麼要你分配工作？」一家又很勤儉克苦，在村上威信很高。

第二個王德亮，有七畝田，四口人生活，他本人是村指導員，老婆參加婦救會，母親參加老人指導團，弟弟是秧歌隊隊長，一家人很和氣，鬥爭很胆大，積極生產也勤苦。第三個王照熊，他家祇有四畝地，四口人生活，他本人參加農會，老婆妹妹都上識字班，參加秧歌隊，妹妹還是隊長，紡紗在全區比賽得第一，老婆還參加劇團。一家工作生產也都很出名，全鄉婦女已經從舊有的環境裏透出了頭來。從剝削中獲得了解放！

（顏華做）

女縣長孫蘭

縣政府的天井擠滿了成千萬的老百姓，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判決一個人的死刑。老太婆們穿着滿身補釘的斜紋布的棉襖，圍着樣式古老的黑色的圍巾，許多衣服破濫的殘廢人也一偏一拐地蹣跚到天井裏，拿着『殺死漢奸』的小紙旗。年輕的女人們，粗糙的手上起着被田野工作打起的繭疤，也擠在一起，還有不少的小孩也和父親母親或者祖父母站在相同的地方，有一個穿得濫斤斤的年邁的瞎子跪在縣長的身邊，他的手臂舉起來，他在哀求——要求把那個曾經給他帶來不幸的人就在今天執行槍決。

被羣衆圍着的縣長，站在一把椅子上，高舉着手膀，霎時間內，全場變成鴉雀無聲，非常清靜。她是一個短小富於吸引力的女子，如果她穿起別種服裝，簡直可以裝扮成美國高等女學校的教師，要不然，也是可以假冒成任何世界大都市的職業婦女和女企業家的，但是在今天，她穿的是人民軍的制服，截短了的黑頭髮很精緻地捲在藍色的士兵帽裏面，她只是二位地方政權的代表。

「你們信不信我們的政府？」她首先向羣衆詢問。

「相信！相信！」老百姓吼叫着，「因為相信我們的政府，才跑到這裏來啊！」

「那你們就知道政府一定要找出公平合理的方法來對待這位姓高的」她繼續說着：「這是民主政府，你們可以到政府跟前來伸冤，這是你們的權利。現在你們告訴我姓高的到底是嗓子樣的人？」

天井中起了嚷叫的聲音，混亂了一刻時候，於是這位叫孫蘭的縣長就得到了一個接着一個的答覆。跪在她面前的瞎眼老漢講那姓高的偽政府官吏怎樣嚇唬他的獨子，把他的孩子嚇得來自殺了，留下一位殘廢的妻子給他這無依無靠的老人照料。一位粗壯的怒氣勃勃的婦人講這位姓高的逼她出錢，她被迫賣了自己的兩個孩子，爲了要繳納的緣故。另外一個又講他用酷刑把她的丈夫摘死了，他們一家人因爲姓高的勒索，全家挨餓，但是挨了餓也得出得更多的錢。當姓高的罪狀番三覆四地講出來的時候，羣衆的憤怒增進了，叫嚷的聲音打斷了控告的陳述。

「殺死他呀！就是今天呀！」

……發言了。她告訴羣衆，政府要定一個日子，讓老百姓和姓高的偽官吏面對着面……到吉走了，因爲城外也擠着不少的人也同

了。另外，她的聲音也不够大，傳達不給全體的羣衆，她的一位助手站了起來，像講演一般地覆述了一遍她的話，使羣衆安靜了一會兒，接着羣衆就喝采叫好，再過了不久，羣衆就向着門口退去，他們要選派代表，遞報告人民的苦情的詳細的狀況。當審判的時間來的時候，老百姓也準備出庭。

傾聽羣衆敘述苦情，這是孫縣長每天經常的工作，她實際上是個副縣長，但是她發覺自己却做的是整個縣長的事情，因為民選的那個男縣長要去監督修築全縣的公路，早已忙得不開交了。另外，男縣長是一個莊稼漢，他因為不知疲倦地和日本人戰鬥得到了人民的尊敬，但是他教育受得不够，他寧願把職務中的這部份接見人的工作交給孫蘭小姐。

她有豐富的教育，是北平清華大學的畢業生，并且她也享有人民的景仰，因為在日本人掃蕩江蘇北部的根據地時，她堅着崗位，拒絕逃跑。戰爭以後，在目前的職位上，她學察出紳士階級尊敬她的學識，老百姓也永遠地記念着她的英勇。

據她說，在解放區域裏的人士，也像美國一樣，是有不少的偏見，反對婦女在政府中做事的。當然這裏并不限制婦女負擔公務，不過婦女一有了職務，她必須執行得比一般男子還要細心謹慎。幾千年來，中國人從來相信家庭是婦女的地盤，因此如果婦女官吏搞出了什麼錯誤，大家都會說，誰叫一個女人來幹的呀！